

波浪上的塔

〔日〕松本清张 著
赵德远 译



波 浪 上 的 塔

〔日〕 松本清张 著

赵 德 远 译

张 云 多 校

江 苏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松 本 清 張

波 の 塔

据日本光文社1964年第63版本译出

波 浪 上 的 塔

〔日〕 松本清張著

赵德远 译 张云多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六合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6.5 插页2 字数366,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98601—108,600册

书号: 10100·566 定价: 2.70 元

责任编辑 竺祖慈

13A563/99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松本清张，是日本著名作家，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六十年代前半期，我国就对他和他的作品作过介绍。他生于一九〇九年，曾从事过多种职业，一九五〇年发表处女作《西乡纸币》，一九五二年以《某〈小仓日记〉传》获日本纯文学奖——“芥川奖”，一九五六年退出他工作多年的朝日新闻社，进入职业作家生涯。

原从纯文学创作出发的松本清张，一九五五年以后开始创作推理小说，并开创了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先河，同时也写出了不少历史小说和一般的长篇小说。他认为，日本的纯文学作品如“私小说”之类，思想内容晦涩，创作手法单调，因而读者很少，不少“中间小说”也具有类似的通病。他主张，“大众文学是服务于趣味的文学”，“所谓趣味，并不是一味盘算投读者所好写出来的那种东西，而应当是作家的内在思想很充实，这种内在的思想反映给读者，使读者产生的一种感受。就是说，必须是作家和读者能共同享受的本质上的东西。”

基于上述文学主张，松本清张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本书《波浪上的塔》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小说被誉为松本作品中的长篇杰作。它和松本的其他长篇小说一样，具有思想性强、故事生动、情节引人、语言通俗易懂的特点。

本书通过赖子和小野木的恋爱故事，歌颂了纯真的爱情。作为有夫之妇的赖子在家庭里享受不到真正的温暖和爱情，她对小野木的爱是真诚的，热烈的，而刚刚被任命为

检察官的年轻的小野木，对赖子的爱是执着的，一往情深的。

赖子的丈夫是个在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牵线搭桥的情报掮客，由他起着主要作用的一起贿赂案被暴露并遭到起诉，而且检察部门步步深入，逼近到了政界的上层人物。小野木正是审理这一案件的主要检察官之一。这一案件的进展，构成了本书的另一条主线。它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的结尾，既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也深刻地揭示了赖子丈夫的阴险和狠毒。象赖子这样一个纯真的女子，想要离开从事肮脏职业的寡廉鲜耻的丈夫，追求真正的爱情，结果因她与小野木的关系已张扬于世，痛悔自己毁掉了小野木的前程，竟被逼走上了绝路。赖子美好理想的破灭，正好象一座建在波浪上的宝塔，顷刻之间便覆没了。这正构成了对产生着她丈夫一类毒菌的社会的控诉。

松本清张以“与其追求文章的华丽，毋宁写出真实的文字”作为自己的创作信条，所以，他的作品在日本拥有广泛的读者，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惟其注重“真实”，作品里便难免陈列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污秽，相信阅读本书的读者自会加以甄别的。

赵德远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于洛阳

封面设计 李 娜

书号: 10100·560
定价: 2.70元



目 录

短暂的旅行	1
深大寺附近	26
昏暗的窗口	51
暗夜飘香	75
夜晚漫步	90
风	120
雨中行	148
见过面的绅士	178
去佐渡	208
大厦里的办事处	238
影子	268
上野车站的青年	296
情报	325
漆黑的山峦	355
新豪华饭店	383
逮捕	422
局长家中	451
急转直下	479
断绝联系的时刻	499
林海之中	510

短暂的旅行

第一天投宿名古屋，次日晚下榻木曾的福岛，最后住在上諏访。在上諏访落脚的旅馆，从窗子望出去，越过喜马拉雅杉树林，可以看到諏访湖。

沿中央铁路线作一次轻松的单独旅行，是田泽轮香子的愿望。从女子大学毕业后，曾想立即就作这次旅行，但因爸爸和妈妈都不答应，再加上连续举行毕业同学的聚会，所以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一个人去？”

爸爸刚开始听到这件事时，脸上现出不高兴的神情。

“年轻姑娘独自一人出门可不大好呢！”

爸爸是某政府部门的局长。每天晚上都回来得很晚，所以只能在早晨进行商量。而且这段时间也很紧张，往往是从机关来接爸爸上班的汽车正等在外面。

“妈妈怎么说？”

其实爸爸早从妈妈那儿听说了，却总爱这样讲。由于每天都在外面耽搁得很晚，家中的一应事物都尊重母亲的意见。

“妈妈说，只要爸爸同意。”轮香子答道。

“是吗？我考虑一下。”

爸爸这样说。他“考虑一下”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了。

四月过去，进到五月，才好不容易同意了。

“轮香子很向往木曾路吧？”爸爸问道。

“老早就想去了。若是一个人自由行动的话，我就选定那条路线。”

“太自由行动了可不好办。要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呀？”

看来爸爸已经答应了，轮香子准备什么条件都接受。

“四天三宿，再多了不成。”

“好。”

时间是短了点，但只好如此了。

“下宿的旅馆，由我来指定。怎么样？”

爸爸很胖，当上局长以后，白头发也多起来了。在轮香子看来，已经很有些派头了。两颊下垂，厚厚的嘴唇显得窄小了。

“简直象命令你们机关的人去出差！”

轮香子本来的打算是，随遇而安，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投宿。她心中悄悄地幻想着这样一种情景：象过去的旅行者那样，日暮而宿，住进随处碰到的旅店。狭窄的房间，裱糊在粗梁上的棚顶被烟熏得漆黑，铺的草席子已经陈旧发红。店主夫妇坐在炉边招待轮香子，从可伸缩的吊钩上摘下铁壶，沏上味道发涩的茶水。闲话的时候，后门被风拍着作响。

“一个人随便住进什么旅馆，那可不行！”

听到轮香子很不满意，妈妈插嘴说：

“就照你爸爸说的那样吧！若不然，就不准你去啦！”

在这种时候，妈妈比爸爸更有权威。爸爸把指定的投宿地点写到便条上。

这便是名古屋、木曾福岛、上諏访。从东京直抵名古屋，

回来时走中央线，只是在轮香子原来预定的这条路线上，没有发生抵触。

而轮香子真正明白爸爸的用心，则是在到达名古屋以后。

在特别快车二等车厢停靠的月台上，站着两个中年男子，全神贯注地看着下车的旅客。一看到轮香子，就谦恭地靠近前来。

“对不起，您是R省^①田泽局长的小姐吗？”

两个男子嘴角挂着和蔼的微笑。

“是的，我是田泽。”

轮香子稍微有些惊慌地答道。其中一个男子立即接过她手中提着的旅行皮箱，双手抱在怀里。

他们讲了各自的姓名，但轮香子没有记住。在长长的站台里，其中一个在前面引路，径直走了出去。车站外面，有辆汽车正等在那里，仪表不俗的司机打开车门，向她鞠了一躬。

旅馆是一流的，安排给她的房间也很漂亮。陪到这里的两个男子送上名片，看到官衔才知道是县^②政府的人。其中一个的头发已经稀疏。

“平素承蒙田泽局长关照。”

他们讲着致谢的话，仿佛把轮香子当成了局长夫人。

“已经对旅馆的人吩咐好了，请您放心休息吧。另外，听说您已预定明天去木曾的福岛，什么时候启程呢？”

从旅馆楼上的窗户望去，名古屋的灯火好象低处的海洋展现在眼前。轮香子没有感到自由旅行的乐趣。回忆起来，

① 此处的“省”，系日本政府里的一个直属机构，相当于我国政府里的“部”。

② “县”，日本的一级国家行政机构，相当于我国的“省”。

曾经引起兴致的，只有来此之前在东海道线上的那段旅途生活了。

旅馆服务员抱来一只垂着红色缎带的很大的水果筐。名片上印着轮香子闻所未闻的公司名字。

在木曾福岛的歇宿也是这样安排的。

这次，在能够看到木曾川由低处流过的车站月台上，并排站着三个堆满谦恭笑容的中年绅士。

“接到田泽局长的联系，您下榻的旅馆已经订好了。”

他们请轮香子舒适地坐在正中，车子向沿着河岸的道路滑去。刚下火车的人流让开了一条路，人们抬头看着车子。轮香子在心中喊着：啊！我真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轮香子早就听人说过，即使在R省的局长中，爸爸也是声望很高的局长。谅不会是爸爸存心向轮香子显露其在地方的权势吧！那么，便一定是出于关怀女儿旅途住宿的爱护之情了。不过，这样一来，轮香子倒好象被爸爸的手控制了各重要地点的自由。

来这里的途中，有一个叫三留野的火车站，轮香子曾在那里下车，乘站前陈旧的出租汽车去了一趟马笼。这可以说是一次最大限度的自由了。因为并没有“通知”该地，就连爸爸的措施也出现了漏洞。

旧中仙道那段穿过山口的杉树路，马笼村房顶铺着石板的驿站，岛崎藤村^①的旧居，还有从妻笼到通往饭田的大平山口途中的茶馆，以及在茶馆里眺望到的景象，这一路上饱览的

^① 岛崎藤村（1872—1943）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之一，在日本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有《破戒》、《春》、《家》以及《黎明之前》等。

风光，总算使轮香子充分理解了岛崎藤村作品里描写的这样一个场面：“木曾路整个都在山里。有的地方是一路峭壁的悬崖，有的地方是临着几十公尺深的木曾川的河岸，有的地方则是盘过山尾的峡谷入口。一条公路横贯这个茂密的森林地带。”

时令正值五月开初，略呈黑色的杉木森林里透出了鲜嫩的新绿。在大平山口的茶馆，观赏了木曾峡谷和在初夏阳光下闪亮奔腾的木曾川。

鲜亮耀眼的白云下面，笼罩在淡蓝色之中的御岳山的轮廓隐约可见。轮香子则是孤影只身。

只有这一点是她得到的自由。晚上便情景迥异了。在崭新漂亮、与东京毫无二致的旅馆房间里，照例是满面谦恭笑容的人跪坐在对面。

“今天晚上，由我们中的一个人留在楼下的房间里。请您放心安歇吧。”

轮香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哎呀，那可太过意不去了！”

“不。”对方是一副认真的面孔，“因为受到局长的委托。万一小姐遇到什么不便，我们就无法交待了。”

爸爸是不至于拜托到这种程度的。轮香子无论怎样请求，对方都执意不肯听从。

夜里，熄灯以后，木曾川河水的声音，犹如大雨倾盆一般响在枕边。轮香子想到楼下躺着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在关照着自已，心里立时就感到很不是滋味，简直难以入睡。

什么地方好象正在举行宴会，弹着民谣《木曾节》曲调的三弦声不时地传到耳际。悬着粗梁的黑色天棚，陈旧得发红的草席子，炉中的火苗，这一切压根儿就没有见到。……

抵达上諏访这里以后也不例外。照样有嘴角挂着安详笑容的人前来迎接。尽管还是红日当空，却被立即带到了諏访湖边的旅馆。

这是一座西方格调的旅馆，四周是整洁的草坪，草坪里长着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杉。除去略显陈旧之外，确是高雅的建筑式样。听说这座建筑物是有来历的，二次大战前皇族们每每都在这里下榻。

惟有旅馆窗外的景致很美。湖水碧波粼粼，湖心光影闪闪。湖面上游动着黑色的叶叶扁舟。湖对岸，房屋的尖顶疏落有致，依稀可辨；背景处山势缓慢，向两侧绵延伸展开去。

“对面是冈谷镇，那一带是天龙川的汇合处。这边是諏访神社的上社，隔岸那片树林是下社。一到冬天，湖水结冻，沿湖面的中心线就会出现著名的冰堤现象。不知尊意如何，我们陪您乘车去那边参观一下吧？”

轮香子早就厌腻了，因而拒绝了这种满面含笑提出的亲切建议。

待到剩下轮香子自己时，她悄悄地向旅馆女服务员打听了一下。女服务员把有名的地方泛泛地做了介绍。当她问到附近有什么别具一格的名胜时，女服务员略歪着头想了一下，不太有把握地说：

“在去下諏访的路上，有一座古代的小屋，若说别具一格，就是那儿了！”

“古代的小屋？”

“嗯。怎么说呢，就象一座乞丐临时搭的小窝棚。学校的学生什么的，常常好奇地到那儿去。”

“噢，是考古学上的遗迹呀！”轮香子明白了，“那一定是竖穴遗迹了！要是建有小屋的话，是后来复原的吧？”

“嗯，大概，好象是那么回事。”

轮香子产生了想去看看的念头。

“离这儿不远吧？”

“嗯，坐车大约要十分钟。”

“那么，就请你给我租辆车吧！”

室内桌子上，照旧放着送礼的水果筐。红缎带上缀着名片。名片上都是轮香子没听说过的公司招待所或营业所所长的名字。和在名古屋时一样，轮香子准备把这些水果也送给旅馆女服务员吃。

“您要的车来了。”

女服务员前来通知。轮香子戴上镶有花边的手套，提起手提包，指着那只很大的水果筐说：

“这个，请大家吃了吧！”

“啊？”

“没关系的。我不需要这些。”

车子沿着公路向北开去。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上，挂着“开往茅野”、“开往盐尻”之类的标志。轮香子喜欢在陌生的土地上观赏从未见过的地名。路面上不时掀起阵阵白色的尘埃。

“小姐是第一次从东京来的吧？”

司机两眼注视着前方问道。

“是呀！”

轮香子望着两旁逐渐减少的房屋答道。

“您也是研究考古学的吗？”

“不，不是。只是好奇而已。”

司机煞费苦心地从一辆牛拉的货车后面超了过去。向右转了个弯，爬上一条很陡的小路。

一个村落立即出现在眼前，汽车就在那儿停下了。

“车子在这儿等您。从那条田间小路上去，小屋就在右边。”

司机打开车门，手里拿着帽子指点方向。

“好。谢谢！”

那里是一片不太高的丘陵，两边坡上是农田。一片低矮的树林，枝头开满白色的小花。看上去好似梨花。

轮香子走近一看，与梨花虽相近似，花瓣却略带红色。叶子也呈细长形状。

而更美的是，树枝繁茂的地方，一片翠绿，鲜嫩欲滴；小白花挂满枝头叶隙，粲若冬梅白桃。田地里的小麦已经长到齐腰高了。

经过复原的竖穴遗迹，就点缀在这片葱绿的麦田之中。原始的人字形屋顶，上面铺着茅草。轮香子穿过田间小路走到跟前。

轮香子这时才发觉，展现在面前的諏访湖竟低得出人意料。上諏访镇、下諏访镇和冈谷镇尽收眼底，一览无遗。太阳已经开始西斜，湖面波光闪闪，刺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

白色的游览船在湖中荡漾，导游广播和音乐声随风飘来。

轮香子凝视着这座人字形屋顶的小房，又读了竖立在那里的牌子上的说明。远处只有弯腰在麦田里干活的农夫，附近除轮香子外再无他人。

这座上古时代小屋的旁边，也长着低矮的树木，满枝头的小白花仿佛就要挤落坠到地上。

小屋的入口敞开着，轮香子想观赏一下内部。里面很暗，虽然心里感到有点紧张，她还是毅然迈步走了进去。屋内地

面低于外部，这是竖穴的构造特征。

从明亮的外部突然走到小屋里面，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浑身骤然感到一阵凉气袭人。

里面好象也挂着一个什么东西。轮香子想看个究竟，等着眼睛习惯下来。这时，突然发现有个东西在黑暗的角落里动了一下，轮香子吓了一跳。

是个野兽躺在那里吧？轮香子禁不住就要大声喊叫出来了。

“对不起。”

已经坐起来的对方先开了腔。轮香子以为是个乞丐或流浪汉，脸上一下子失去了血色，想要逃出去。这时，好不容易才习惯下来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个年轻人的黑影。刚才他好象是用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当作枕头的。

“对不起。”对方又一次说道，“您是这里的管理人员吗？”

二

对面站起来的男子，看样子有点惶恐，正急忙要把白色的帆布书包挎到肩上。

轮香子松了一口气，继而又感到有点过意不去。

“我不是管理人员。”她否认道，“只是一个参观者。”

轮香子看到，这个男子突然放慢了自己的动作。在小屋入口处射进来的一窄条光线的反射下，他的面庞已经模糊可见。和听到的声音一致，他是个青年男子。

“这我就放心了。”青年说，“以前曾被管理人员狠狠地训过一顿呢！”

“哎呀，这里面不许进吗？”

轮香子向四周环顾了一圈。

“不，我是躺在里头的。”青年轻轻地笑了，“不是在这儿。由这里稍向南，有个叫茅野町的镇子，那儿有一处尖石遗迹的竖穴，是个很有名的地方。两个星期前，我曾钻进那座竖穴里躺着，被发现了。”

“您有这样的兴趣……啊，您是从事考古学的吧？”青年讲话开朗起来了，轮香子也不由得这样向他发问道。

“也并不是在学习考古。与学问、兴趣毫不相干，我只是喜欢到这些地方走走。”

眼睛已经习惯了小屋里的昏暗，轮香子完全看清了对方的模样。他头戴登山帽，身着工作服，下穿扎住口的西服裤。手里提着书包。书包恰象乡下小学生挎在肩上的那种。

喜欢象乞丐似地躺在这种地方，这究竟算一种什么样的情趣呢？轮香子心里捉摸着，默默地站在那里。

“我躺在这里，让您受惊了吧？”青年问。

“嗯。差点吓得跑出去。”

“哎呀，真是……太对不起！”

青年摘下登山帽，鞠了一躬。

“没什么。已经没事了。”

轮香子点点头，表示回敬。

“小姐是学习考古到这里来参观的吗？”

“不。我来这儿只是出于好奇。”

“对不起，您是东京人吧？”

“是的。到諏访来玩，别的没什么好看的地方，所以才好奇地到这里来瞧瞧。”

“啊，这太好了。怎么样，觉得凉了吧？”

“嗯，已经习惯了。刚踏进来的时候，觉得有点凉。”轮香子